

集部

文山集卷十三

宋 文天祥 撰

序

孫容菴甲藁序

容菴孫先生早以文學自負授徒里中門下受業者常數十晚與世不偶發其情性於詩今其家集甲乙丙藳為三帙當先生無恙時乙官湖王公介為序丙今念齋

陳公彬筆也獨甲篇首無所屬太史公將以自序云爾不幸未就賫志以殁後二十二年先生之子演之孫應角出其本命予序以補其遺先生之為詩縱横變化千態萬狀前二公模寫極矣後生小子於前輩畦徑不能窺也獨嘗往來容菴知先生所以為詩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天下之奇觀莫具於山水山水非有情者莫之為而為

何哉傳曰山藪藏疾江海納汙則其所容者衆也先生之菴介於闤闠敞二尋高為楹不踰丈求其領畧江山收拾風月則亦無有乎爾然先生讀書白首不輟皇王帝覇之迹聖經賢傳之遺下至百家九流閭閻委巷人情物理纖悉委曲先生旁搜遠紹蓋朝斯夕斯焉是百世之上六合之外無能出於尋丈之間也以一室容一身以一心容萬象所為容如此此詩之所以為詩也先生名光庭字懋䦨居廬陵富川以詩書世家今其子惟

終放情哦諷為詩門再世眷屬其孫懋於文學方翹翹自厲發矢於持滿流波於既溢以卒先生為詩之志詩之道其昌矣乎予里人岳知先生為詩之故與其所以積累繼述者因發之以補二序之末及云

危恕齋論序

近世有驪塘巽齋二危論行於世予讀其文庶幾前輩之彷彿者矣吾州恕齋危先生其所為論積成帙學者爭傳為矜式先生學為桑梓之宗行為章甫逢掖之望

放而為文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臨川廬陵之危是或一道也抑二危以此决科發身而先生不偶於場屋以死則所遇之足悲也雖然遇不遇無足計也於其人而已然則學恕齋為文尚從其人求之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病數十輩同一証醫者曰此証陰也其用某藥無疑數人者駢死醫者猶

不變良叔曰是證其必他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證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究前者之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為學然久之無不通貫辨證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傴僂承蜩因自撰為方劑括為詩歌草紙蠅字連帙累牘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此矣其子季浩以是為名醫其子庭舉丞刻志文學中年始取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之有名於人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

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道不淑清淳之時少乖戾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辜同於巖墻桎梏之歸者何可勝數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言屢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嘗之久而後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廷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秘之幸而得之

者不敢輕然其久未有不發周公金縢之匱兄弟之秘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之誓母子之秘言也至太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小道然祖宗之藏本以爲家傳世守之寶其爲秘一也子之發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庭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百世可以及人子爲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久遂沈泯上貽先人羞敢不承教以廣之於人予嘉庭舉之用心因爲序其本末如此良叔諱朝弼季浩諱淵庭舉名棍云

張宗甫木雞集序

三百五篇優柔而篤厚選出焉故極其平易而極不易學予嘗讀詩以選求之如曰駕言陟崔嵬我馬何虺隤我姑酌金罍維以不永懷如曰自子之東方我首如飛蓬豈無膏沐為誰作春容詩非選也而詩未嘗不選以此見選實出於詩特從魏而下多作五言耳故嘗謂學選而以選為法則選為吾祖宗以詩求選則吾視選為兄弟之國予言之而莫予信也一日吉水張彊宗甫以

木雞集示予何其酷似選也從宗甫道予素宗甫欣然便有平視曹劉沈謝意思三百五篇家有其書予歸而求之所謂吾道東矣

趙維城洗寃録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情法輕重相去一毛轉移蔽欺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其大者固自以司空城旦之書柱後惠文之學為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一日臨事懵然受成其為誤不

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寃録於檢覆為甚備宋氏多所敭歷葢屨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撰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覆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迹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祥刑之本也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

龔知縣帥正録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哉居卦之終為險健之極巽其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兹易所以為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守廬陵其聽訟必据經守法不肯少委折以二民聽凡斷筆備書之册踰年幾三帙名曰帥正録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殺從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録而録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嚚也久矣夫豈

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化之入人也深則是録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曽幾何時讀是録也庶幾朞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録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日昇豫章人

蕭壽夫采若集序

選詩以十九首為正體晉宋間詩雖通曰選而藻麗之習葢日以新陸士衡集有擬十九首是晉人已以十九

首為不可及十九首竟不知何人作也後江文通作三十詩擬晉宋諸公則十九首邈乎其愈遠矣予友雲屋蕭君壽夫五年前善作李長吉體後又學陶自從予游又學選今則駸駸顔謝間風致惟十九首悠遠慷慨一唱三歎而有遺音更數年雲屋進又未可量也十九首上有風雅頌四詩俟予山居既成俯仰温故又將與君細評之

羅主簿一鶚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為無聲性情既發
詩為有聲閟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
謝後之二蘇其詩瓌偉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
之者耳夢草池塘精神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
傳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
生則惡可已蘇有焉東溪君嗜詩叔曰北谷而雲谷又
其弟鶴鳴子和塤歈篪應天和流動雍和一堂所謂無
聲之詩也噫謝之樂不能兼蘇蘇之樂不能兼謝東溪

君合蘇謝而一之其樂庸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韻之者予非能詩又焉能評其歸問之二谷

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註釋人為異同淦北山子曾季輔平生嗜好於少陵最篤編其詩倣文選體歌行律絶各為一門而紛紛註釋自以意為去取意之所合列於本文下方如東萊詩紀例而總目之曰少陵句外予受而讀其凡蓋甚愛之既録其副則復慨然曰

世人為書務出新説以不蹈襲為高然天下之能言衆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為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而北山子得之觀舞劒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予也受教於北山子矣

忠孝提綱序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石觸之鳴風激之為波則水之所遭拂乎常矣為臣忠為子孝出於夫人

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省溫凊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帚齋郭君某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人之大節臚分而為之書又裒皇朝事為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葢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

必食君之禄而後為忠親存而後為孝也語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為切己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

八韻關鍵序

八韻關鍵者義山朱君時叟所編賦則也魏晉以來詩猶近於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後條貫愈密而詩愈漓矣賦亦六藝中之一觀雅頌大約可考騷辯作

而體已變風氣愈降賦亦愈下由今視乾淳以為古由乾淳視金在鎔有物混成等作又為古矧長楊子虛而上胡可復見然國家以文取人亦隨時為高下雖有甚奇傑之資有不得不俛首於此若朱君立例嚴用功深蓋亦深達於時宜者朱君執此以往一日取先場屋然後舍而棄之肆力於為文其於古也孰禦雖然又豈惟文哉

壬戌童科小録序

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旣中試中書如初考吾里王元吉為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童子歸而課業當為來科新進士否則再試能文中即待年出官矣噫其亦咄嗟乎哉山林之士白首佔畢有終身不得名薦書齒下士於朝者童子未離幼學已得以所長頡頏當時雖其得於天者不凡而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厄於命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童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下事有大於科目之學者矣則將

何如韓子送張童子序曰暫息乎其所已學者而勤乎其所未學者予謂童子其所已學者經也經載道書也童子向記其言語而已而沉潛義理變化氣質藴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未之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學者溫習紬繹深加履踐希賢希聖求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徐而勤之不為後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予也有志乎競辰者日斯邁而月斯征愧悔多矣敢無以相童子童子倘有利於

予言矣乎

題家保狀序

吾鄉孫幼賔善與人周旋受人託必忠吾黨之士多與為知識三歲大比其欲結保就試者率以狀轉授俾上之有司幼賔無所愛力每科輒結至數百保榜揭之日籍中多得人由是中禮部者常有之從事數科今又將詔歲人爭以幼賔為有驗雖幼賔亦不能自已一日持其籍以告予曰君疇昔籍中人也其為我序之予不能

辭焉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此鄉舉里選之風也考諸族師則五家十家五人十人又使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凡保必有連坐古以德行取人於此猶有取爾周官之法度與關雎麟趾之意固不相悖也進士始於隋唐本朝沿襲不改日引月長弊倖浸出上之所以關防禁制者務盡其術若家保狀其一也科目與鄉舉里選自不同然其所以立法之意殆相似然吾州士風接歐周胡楊之遺知所自愛其麗

於族師之禁固鮮矣幼賓作事必履實其所受託亦不輕所任刑罰之相及相共者吾又固為幼賓一保吉為州鉅應試二萬餘然他日得之率是知名之翹翹者幼賓自此網羅無遺使千佛之名盡萃於一籍則幼賓繼今皆慶賞之日也吾為子賀不既多乎幼賓曰唶欲將至有開必先君言且驗矣吾籍屢驗不一驗將徼福於君請執此以往

又家保狀序

吾嘗覩李肇記唐科舉事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籍而入選謂之春闈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為貴於天下其來尚矣某吉水人肯為吾黨裒梓家保狀使不煩自投於官殆好事者介予所知識以其籍求序予前一夕夢有持一卷來曰桂籍得此夢若驗焉者是籍之人由秀才試舉場由鄉貢試春闈拜座主敘同

年赴題名所入曲江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科目人也吾何覩焉天下事葢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蒼蒼文水泱泱歐周胡楊休有耿光獨無追遺芳而昌之者歟吾之望君籍也如此

新淦曾叔仁義約籍序名公㐌

財利在天地間為義理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徳行則士雖為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於鄉里固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

所取資不得已俛首屈意以為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賊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淦親黨曽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為約視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觀是邦之風矣吾黨之士九與斯籍名薦書走在所居者無滲責行者無復顧昌其氣以從事於文蹇蹇諤諤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為他日賢公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繫則於後之世道不為無益其為

義不亦大哉

送隆興鄒道士序

新吳昭德觀或傳西晉劉仙人飛昇之地其觀前井猶仙人時丹井也今鄒高士居其觀亦以煉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與予詰其所以爲丹則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謂丹求飛昇也高士之所謂丹求伐病也仙人之心狹於成已高士之心溥於濟人且夫兼人已爲一致合體用爲一原吾儒所以爲吾儒也重已

而遺人知體而忘用異端之所以為異端也高士非學吾儒者而能以濟人為心噫高士不賢於仙人歟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躔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為國家當一面者巽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具為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錯下一算又累先生齒頰顧區區何足以當之抑叔英所以許予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孛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

關侯教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為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為陰陽大化絪緼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為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説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厚所謂奇偏者凜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為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

命之矣抑予所以爲君言者自謂不誣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向請轉與巽齋直之諸葛孔明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荆州甞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非孔明也予之志豈叔英得窺哉

送王山立序

官湖王先生以文章名家其子山立無忝於弓冶之業蚤擕琴書相從諸公筆硯間既而曰士不爲司馬子長

遊不足以為學於是上下四方者幾年於行今遊且倦矣湖海之風波浸惡山林之歲月漸長歛其如川方至之銳以就於霜降水涸之實山立將從事乎此昔孫泰山為養索遊范文正公給以月俸三千遂得留意於學卒為一世師表誠齋素貧得劉氏館以故旁搜遠紹及讀世間未見之書南渡以來稱儒宗焉二先生之事夫人而可為也會有拈出故事以嘉惠山立者其靜以待之

與山人黎端吉序

與癡兒説夢終日悶悶使人欲索枕僵卧明者了了不踰頃刻能觧人數百年中事恨相見晚矣山人黎端吉客吾門旬日風雨旦稍霽入吾山一瞬而還若有德色問之則山川巨細情狀變態信手圖畫如山中生長然者何其敏也黎氏祖爲吾鄉羅氏葬地百年效驗翁不見端吉食其報又能以術世其家翁信未死哉端吉遺予地予方撰屨出郊而端吉又泝十八灘上矣臨别敘

其說其歸也為予復來乎

贈林梅所序

何所無花屈擅蘭陶擅菊林擅梅乃若有定所然古者以功為地之封建後世以文為花之封建屈之騷陶之辭林之詩皆有功於花是故花托於斯文而後得其所焉噫九畹三徑今無復存林之孫羲獨能世襲孤山與花周旋所謂居其所而不遷者君充拓門庭於詩道益進豈惟克有土地抑亦光昭其先君之功懋哉懋哉

送項巽可入南序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坡在南方亦云茲遊最奇絶又云茲遊奇絶冠平生當文公諫佛骨豈故欲為揭陽之行坡不幸罹黨禍乃以炎方為夸自古詩人大言而非情往往如此吾鄉項巽可與權之度嶺也訪予於玉虹予問子非不得已是行何為則曰巽可生也有四方之志弱冠時嘗一至番禺已而走上饒參疊山拜東岡古為然後經潯

陽出赤壁登黄鶴樓今也又將往見東岡吾所學子長遊也他時入南者以風土為憚與權年未三十神澤而氣強擔簦行數千里如適其東家是其要觀南海而從奇絶之遊者非詩人大言類也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過梁楚以歸而平生車轍獨未至廣與權今游子長之所未游從而徧歴吳楚按子長東南故跡登淮山以望中原以庶幾盡見天下之奇子長作史記序三千年事為五十萬言漢

至今又千有餘年不知與權後之所書其詳畧如何書成以諗我

送賴伯玉入贛序

賴君成孫伯玉號竹澗五雲人自幼已好詩長而浸癖有甲乙藁行於人戊午出宜春道中得詩三十歸而裒以附於乙自是以行為趣一日以書抵予曰某也將泝十八灘踐空同非子竈茲行彼之山靈水神未易屈降賴君之行殆不苟然贛之勝處如欝孤如八境如廉泉

如塵外寺則如慈雲天竺在唐有香山品題至今墨蹟如新入本朝東坡山谷之流交有以發其奇而長其光價而東坡蹤跡之密精神之著又其尤者也賴君觸目為思開口成句而騷人墨客之遺又有以動其亹亹焉者虛而往實而歸此行稡宜春章貢之得其自足之成丙稾可知也君之茲役予何能賛一辭抑予有請焉君方盛年於詩之道其所造已非他人以一句一字名世者比以君之資其當他有所進乎司馬子長足迹幾徧

天下後來竟能成就史記一部或議子長所用小於所得少陵號詩史或曰讀書破萬卷止用資得下筆如有神耳頗致不滿韓昌黎因為文章浸有見於道德之說前輩譏其倒學然猶不為徒文卒得以自附於知道横渠早年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之意范文正因勸讀中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卓然為一世師表其視韓公所為蓋益深遠矣今君挑包負笈將四方上下以求為詩予也不止望其為前所稱騷

人墨客者因誦言諸公之失得如此君且行矣歸而求之有餘師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予有行役宿郊外次日昧爽有來謁者視之李君秀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為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莫教徒手只空轅今人有好為尊大以道統屬已自任終日瞑目夜半援依已者二三言曰道在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

履昔人以為近於鬼物往往類是李君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知不及此予丈夫也桑弧蓬矢之志將於子長遊發之噫嘻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於此先民有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固為子長惜也横渠先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行都縱觀四方後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賛之曰早悦孫吴晚逃佛老勇徹臯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

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顔何人哉晞之則是於李君之别也書此以贈

送彭和父遊學序

彭江西三瑞之一和父其孫也家傳讀書半世以教人為業以兩歲無所於館將遊學以問於四方命予曰可行乎今夫大冠我如大裙襜如談道理非不纚纚可聽一旦有飲食之累則棄三尺蕩四維茍可以求無饑者無所不至和父雖失館夷然無慼容所為皇皇問館之

外無他算此之謂不失其本心悠悠穹壤獨無知心者歟

贈談命朱斗南序

天下命書多矣五星勿論若三命之說予大槩病其泛而可以意推出入禍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統紀鈎索深遠以論世之貴人鮮有不合然閭閻賤微有時而適相似者倉卒不可辨予曾謂安得一書為之旁證以窺見造化之庶幾哉最後得朱斗南出白顧山人秘傳書一

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竪錯綜交互之中論其屈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生旺官印空而為衰敗死絶衰敗死絶破而為生旺官印禄馬不害為貧賤孤刼未嘗不富貴盈虛消息觀其所歸和平者為福反是為禍其言親切而有證予切愛之獨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辭觧乃循其本文變其舊讀槩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臆見者闕疑焉統紀十干各一詩其辭雖若專指一干而云而十干取用無不相

通故詩雖以百數其大指數十而已亦復如白顧之例別為之篇以附見其後使二書貫穿於一人之手彼此以補其所不及年月日時雖相去一字之差而於銖兩輕重為不可誣矣斗南吉水拔起田間談命皆自得之妙予謂初事統紀失之者十之二三也繼得白顧書失之者百之二三也予觀斗南用二書竒中所不在論偶然而不中則反求之吾書書未嘗失顧用書者或未盡耳予又恨白顧書有闕疑也天命之至矣出於人之所

俄度者不可一言而盡也吾所見斗南論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是為序

又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户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蓏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

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朞中人生姑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内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竒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

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叅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

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因書於歐陽先生贈月窻說後

贈曹子政斂客序

江西斂客吾鄉曹子政算命標榜也予曰子卜也而取斂何居曰世人賣卜事諂媚捐苦口皇皇於一食之末予恨其道之不直也如是而福如是而禍一無所回護故予剛者之為也予言必剛者而後能聽斂是以得名

子曰噫嘻昔人有學字觀公孫大娘舞劔而神劔無與於字而廻翔赴仆之間乃足以相發今子雖為卜而有取於劔之剛者亦詎曰不宜哉或曰然則是腹劔也子曰惡是何言子政豈口如蜜者邪或人語塞因書以遺之

贈山人黄焕甫序

黄景文焕甫乃祖顴風水名術也予里大家祖地多出其手而焕甫以術世其家前十三四年予嘗以詩送之

又數年覺煥甫小異亟取詩更其辭而實未深知煥甫也煥甫游從日以密講辨日以多今也而後探其胸中之所存果有大異乎時人者噫知煥甫晚矣煥甫嘗與予上下阡隴凡予動心駭目以為奇詭雄特輒掉頭不謂然至淡然平夷漫不起人意往往稱不容口予始甚訝之久而服其為名言也大槩煥甫之術以為崇岡復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舍是而求地亦固

有之而非煥甫之所謂地也山人之獻地者日至吾門予使煥甫往觀常不滿一笑煥甫曠數年始獻一地所獻真如其說予為山人所欺者多矣若煥甫真不我欺者惜也煥甫汲汲餬口以奔走於四方以予之近且久幾不相知卒然使人一見使人愛其術而不疑斯亦難矣予嘗謂能為煥甫百指計使煥甫安居一年必能時發天地之藏以使予欣然而不厭予方煮石山中計必不能及此姑遂其說庶幾有因予而信煥甫煥甫必能

出所學以報所知是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予又何幸焉

贈黄璘翠微序

黄璘吾鄰人得祖父風水之學問與之登山鋪張造化口角瀾翻亦可愛吾館人議以翠微名之翠微山之腰蒼蒼鬱鬱之象山人所得稱抑微乎微者地理書所謂隱隱隆吉在其中此則粗心者所不能得其彷彿黄生齒新而意鋭更下入細工夫以庶幾吾所謂微者

贈仰顛峯拆字序

顛峯仰宗臣以拆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予未即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酧奇矣哉予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濆窠之強弱操術之邪正生死夀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予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紬繹解說

曰某宜禍某宜福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誘其中而運之肘歟不然字而字耳何靈之有顛崖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於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不能索之於其静一葉之墜算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夫化寄此𦕈末子之觀字也於其心某之觀字也於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誡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於顛崖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事其存而弗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送僧了敬序

萬安僧了敬丙辰年來謁示予以夫子像予初怪之與之語彷彿儒者氣象閱諸公賞音則知其能為詩能讀先儒語録又能築讀書堂以與邑之逢掖者處而後嘉其來意之有以也越五年予至其宫求其所謂讀書堂者觀之則方裒繙斂材召審曲面勢者而商度焉因知諸公所以亟稱之者書其志也敬師之竟就是役者志之不怠也自佛入中國其徒牢護其説遂與儒者之教並

立於天下大顛上於海上韓公屈與之交當時覊窮寂寞之餘以其聰明識道理姑與之委曲於人情世故之内其於變化其氣質移易其心志擴除其師之教未必有焉以今敬觀之則其崛起於浮屠之中而若有得於聖賢君子之説而凡精業勤行以學韓之學者又與之周旋一室以上下於其間其為聰明識道理也多矣陳良楚産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孟子推為豪傑然則敬師非僧之豪傑也歟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吉水縣永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廾陳君某既為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賛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壊予懼不敢當以其為義設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為也鴈鶩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

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一胥主之高下其手索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桀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法以亂時則其權在於奸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迫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罹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吾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月日若干爾未滅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切惟公是據處之者無媿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

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哉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奸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羣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斁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為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龍泉縣監漕鄉舉題名引

恭惟祖宗以取士為國三歲大比所謂從數路得人古遂江吾廬陵佳山水邑也廬陵諸老發身六一公澹菴以學合益公誠齋以鄉舉獻簡公以漕貢而獻簡生遂江大獻風流又其最近且親者山川毓靈人物代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為題名引

文山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山集卷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張泰

文山集卷十四

宋　文天祥　撰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岩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為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沖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

黄冠野服逍遥林下真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名士倬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顧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寳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曽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宫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凛凛必

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於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於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於國人式克於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閒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

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為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簸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

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役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末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為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 被黜為沙溪塞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寃事哉掩卷為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為累從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為忠臣於親為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敘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

曰使之有所顯揚也於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於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修於此者尚勉之哉

跋吕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吕正獻為翰苑時賛書跋藁則鄉衮平園周公為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

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然然則吕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其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為烏有矣有則嶔嵌老壓亦未知其為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為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葢

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旣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䠐映一代歸身海濵當相不拜天下

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一矣而公以不得旰昃為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漣水之迫乃有過於旰昃者乎考引昔今為之永嘆

跋李世修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

某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厠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為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茍足以訖事

則已矣豐城李君㬎甫有文學旦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為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藳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歷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凡

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為之繅藉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卒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寖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為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

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户參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為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吕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為孤峭質肅之介為直方鄭公之介為敢決荆公之介為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為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

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吕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為言和而行果色温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為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

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為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見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崖南嶽六圖

扶歆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毫也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怳惚中者前輩謂其

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援孟博帙甚鉅㡳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為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己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為圖

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絶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見豈其欲以為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棄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為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為于禁屈伏龐德怒駡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憤就殯使其骨肉見所畫像

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為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媿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録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橐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録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録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貟沉厚剛峭之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

予忝為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予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君終始無一日簠簋帷薄之跡事實而有証予是以信君之為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為之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丸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

小伎詩又小伎之游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為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為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為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

莊翁於詩大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為傑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窻詩文

予嘗造玉窻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户真詩人之資也唐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貴人往往

文章衍裕出其餘為詩而氣勢自别予觀玉窻不特工於詩諸所為文皆嘗用意而其為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窻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鴈鳴喈喈雞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為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

蘇自歐蘇陳黄自陳黄鮑謝之不能為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為陳黄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為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為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窻詩卷

琴窻遊吾山所為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

平淡奇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窻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窻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窻詩必如聽琴窻琴琴窻胡氏名日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為受用也公殁其壻丞簿段君裒其詩為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為靖者始復表暴由

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叚君所為其盛徳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翁也固所以為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孌踔厲慘慓從李杜間分一叚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賔順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倜儻樂易其居又有珎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為宫為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

其當蠢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窓晝永石鼎茶香徹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九倒囊失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為清淑者為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顔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為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為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詞然則谷不可於齊已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右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

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為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為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為水為雨為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徳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為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為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人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

於人修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剛書

昔者嘗讀圬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為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圬者棄官勲喪其土田手鏝

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闕書以迄於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圬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圬者為不克肖者言也予為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圬者之辭戒也予為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

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入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修而黜徇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為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為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

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為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

亦反覆於字之為義也哉

跋周應可為蔡德夫干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交道久薄硯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為之從臾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

所為與人言每自詭為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為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玗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為一本為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為忠義唐柳玭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巳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玗猶當為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玭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為重近世此事寖廢予每為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覩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

赫而𨅊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可大

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攜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

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年之寳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别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楊子精神心術之熋然者獨在吾帙閒曽氏之故氊似墜而不墜猶賴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黙有以開其衷者夫物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復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予存曽氏之舊就俾書

之而予亦自以為有功於楊子不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楊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亦為予欣然矣豈獨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録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為之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

夫人之所欲為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為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為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為而取其便如以為喜則是以功業為可願緦緦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為諱亦不當以為喜委贄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即天命惟無所茍而

已星翁歴家之説以金火羅計孛皆為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是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説則人之一身常足為世道之軒輕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歴象之説尚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既具為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

復於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録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爲俯仰利害桔橰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勸農則名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

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袠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八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禄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庬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頷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

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顧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為人聞者儻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目睫亦可尚哉使

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
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
乞身後即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
之使世之子孫執為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
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贊

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悅思

敕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
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為苟訣說書崇政講貫唐
虞都官刑曹讞獄㩁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顔
宜絶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遂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横
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
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頤就豢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卿之筆子

輝之德往來清風霖雨八極

贊程縣丞龍

蟄於滄洲騤於海垠憫四域之焦枯遽奮爪而張鱗固將神變化水下土豈直嗔蛙躁蟹役役於形氣也邪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真雲發其神為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為龍之靈是何君之所以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即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為
鬼為斗乾元坤元非德非有勗哉莊君明辨密察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

贊沈俊之筆

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禄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廉隅蕩盡中流之柱障

山囘瀾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金銀銅鐵攪為一器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

黄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葴之終然允臧

辭

劉良臣母哀辭

維婦德之中正兮昉乎人彛彼美其威壯兮甘白首於

一嫳夫仁者必有壽兮及耄而望期頤夫有德者必有後兮紛四世其蕃滋嗚呼全而生之兮必全而歸之從一以終兮尚得正其何悲

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單閼人鑑蕭才夫過予以予命推之言頗悉是秋迨次年予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為之辭曰　眇陰陽之大化兮布擭垓埏出王游衍之度思兮曾淺淺乎為天自青紫食窮經之心兮怪詭乘之而

相挻竊掠五綿之膚兮誑其愚以自賢方疾其拂耳騷心兮羌作炳於眇綿將事實與行會兮抑扶幽而鈎玄予將窺前靈之逸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鄒翠屏改葬哀辭

霜露成氷兮寒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之造舟為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兮誰留君故人兮如雲白髮兮繽紛高臺曲榭兮如昨歌舞兮成陳君自時兮桂花昔芳稚兮今婆娑秋香飄兮九

胥君不見兮奈何

吳伯海自號滄浪為徐徑畋所喜擕諸公詩來訪因有感作滄浪歌并呈巽齋先生

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彼滄浪其無據兮何纓非足何足非纓嗟靈均之好修兮安能受物之汶汶淈泥揚波以相從兮羌不知漁父之用心莞爾而歌鼓枻而行噫漁父其何如兮掉頭乎靈均

文山集卷十四